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村莊

紀棟

如果我能  
在故事中寫下：  
葡萄與麥田，  
稻穀製成的寶劍  
河水湍急，  
寶石般的晶瑩光亮  
院子外的拖拉機  
上載著幾個孩童  
他們在  
隆隆的機械聲中  
變成花朵  
其中就包括我，  
還有  
我的兄弟姐妹

外婆不記得  
炕上的手絹  
丟在哪裡  
穿透紙窗的陰影，  
舊方桌下的光暈  
曲折蜿蜒，  
找不到自己  
年幼的影子  
那時河水上漲，  
草堆上的鳥群散開  
不斷盤旋著，  
輕輕降落在  
我的頭頂

直到某天  
老屋倒塌，  
被雨水沖刷  
過不盡的節日，  
連星辰  
都發出芽來  
那時的人們，  
比現在要健談許多  
那時村莊還在，  
父親還在堅持寫作

## 文藝副刊



## 海韻

## 八月花生，土裡藏香

胡曉峰

「花生熟了，快和你姐回家起花生吧！」電話那頭，母親的聲音帶著豐收的喜悅。

八月的午後，日頭正烈，蟬鳴在田埂邊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網。一家人踩著被曬得發燙的泥土往花生田走，遠遠望見成片的綠葉間泛著淺黃，像給大地鋪了層褪了色的毯子。田埂上的狗尾巴草垂著沉甸甸的穗子，碰一碰，草籽便簌簌落在鞋面上。

前兩天正好下了一場雨，土地略微鬆軟，正是起花生的好時節。蹲在田壟間起花生時，掌心先沁出一層薄汗。攥住半枯的莖桿用力一拔，整株花生帶著泥土的腥氣翻湧上來。我很喜歡老家用方言詞「起」代替「拔」字，從低視角看，彷彿是花生成熟之後破土而出，一躍而起。你看，這根須上掛著的一串串花生，圓滾滾的，甚是可愛，抖落泥土的瞬間，黃白色的殼上還沾著少許濕潤的泥星子。拔得興起時索性跪在田里，身後堆起一叢叢帶著果實的植株，褲腳早被泥土染成了深褐色。我和老姐一般是分工協作，我負責起花生，而老姐負責把花生從根須上拽下來。就這樣，一家人勞作到傍晚。

待花生全部起完，我和老姐便把這一堆花生抬回家中小院。然後將花生一股腦兒地倒進大盆裡，再端至井邊進行沖洗。井水

漫過花生，便浮起一層層的泥絮。而母親就會用雙手反覆搓洗花生，直至花生殼上的泥垢褪盡，從而露出細密的紋路。洗淨的花生在竹篩裡瀝著水，傍晚的餘暉透過水珠，灑在小院的石板上，帶著點泥土的清新。新收的花生，生吃是極好的。瀝干水的花生，隨手揀起一顆飽滿的，放于嘴邊，牙齒輕輕一磕，便裂開細縫。果仁上裹著一層薄衣，就這麼一口咬下去，脆生生的，汁水混著泥土的微腥，瞬間在舌尖炸開。老姐呢，她更喜歡挑嫩果，聲稱這種不用剝殼，可直接吃，而且帶著獨有的泥味，更鮮美！

不過，最下酒的當數煮花生了。大半筐花生被母親倒于鐵鍋之中，接著添上井水並撒下粗鹽，柴火作響之時，水汽漫出鍋沿帶著鹹香飄進堂屋。待水煮渾後，掀開鍋蓋只見花生殼漲鼓，用筷子夾起能看到殼紋浸著鹽水，掰開一顆，果仁粉糯鹹鮮滲到喉嚨。我知道，今晚的頭道下酒菜，有了！

剩下的花生，父親自有妙用，通常被攤曬在谷場的竹匾之上，經過七日曬後收進麻袋。隨後父親推著平板車前往榨油坊，脫殼後的花生仁被碾碎冒著白汽，壓榨之時，金黃色的油汁便流淌進油桶裡，此時滿坊都是醇厚香氣。新榨出的花生油，最後裝入陶罐，放進碗櫥裡。母親總在炒菜時，舀上一勺，油煙騰起的瞬間，連灶台上的蔥花都變得格外精神。

這埋在土裡的果實，從不與桃李爭艷，卻在最燥熱的時節裡，用沉默的生長釀出百般滋味。從田壟到餐桌，從脆甜到醇香，藏在殼裡的，原是土地對人間最實在的饋贈。

## 風過蓮畔石榴香

汪文義

林小滿踩著露水走到蓮花湖畔時，帆布包裡的偏方本子硌著腰側。外婆走後的第一個夏天，老屋樟木箱裡翻出這本藍布封皮的冊子，最後一頁夾著片乾枯的石榴花，花瓣邊緣捲成細小的波浪。她攥著冊子走得急，紙頁在風裡沙沙響，混著裙角沾著的新鮮花瓣氣息。

青石剛被晨露打濕，指尖觸到水面的剎那，對岸的紅突然撞進眼裡。滿樹石榴花像被陽光點燃的小燈籠，把湖水都染成了暖紅色，連風都帶著甜絲絲的熱氣。她正看得出神，身後傳來柺杖叩擊地面的輕響，篤、篤、篤，敲得人心裡發沉。

「這樹有五十年了。」白髮老人蹲在樹根旁，竹籃歪在膝頭，艾草葉子垂下來掃著鞋面，一隻蒼老的手正摩挲著籃子裡的玻璃瓶瓶身。「往年這時候早該噴藥了，今年腿不利索，耽擱了。」張爺爺的柺杖尖輕輕點著樹幹，那裡有個指甲蓋大的蟲洞，邊緣的葉子已微微泛黃。

小滿趕緊蹲下身扶住竹籃，籃沿的露水蹭在手腕上，涼絲絲的。「我幫您扶著。」她湊近細看，蟲洞周圍的花瓣果然蔫了些，最活潑的那幾朵也垂下了腦袋。「那怎麼辦？」聲音裡帶著自己都察覺的慌張。

老人嘴角牽動了一下，掏出那個玻

璃瓶，裡面的艾草水泛著黃綠色的光，又摸出塊用油紙包著的東西，拆開是半塊薄荷糖，糖紙都磨白了。「你外婆傳我的法子，端午前采的艾草泡七天，治蟲最靈。」他把糖紙撫平了塞進兜裡，目光投向樹冠高處，「當年這樹還是我和她一起栽的呢，她那時總說……」

「說石榴多子多福，要在新房後栽一棵？」小滿脫口而出，剛翻到的偏方本子裡，外婆用鉛筆在頁邊寫著「榴花泡水，退熱安神」，字跡歪歪扭扭。

張爺爺怔了一下，隨即笑出聲，眼角的細密紋路舒展開：「你這小因，和你外婆一個記性。」他聲音低了些，帶著點輕顫，「她每年端午都要回來，帶著涇縣蜜棗粽，蹲在樹下數果子，『今年的籽比去年更飽滿』。有年你發高燒，她就是照著本子上的法子，摘了最紅的花瓣泡水給你擦額頭，『我們小滿要快點好。』」

偏方本子從小滿膝頭滑落，夾著的干石榴花飄落在草葉上，正好和一朵新鮮花瓣疊在一起。風穿過枝葉，帶起一陣沙沙的輕響。她低頭，看見一顆熟透的石榴從枝頭墜下，「啪」地砸在草叢裡，裂開的口子露出瑤瑤的籽粒。去年這時，外婆的聲音穿透葉隙，陽光穿過她的白髮，在剝好的籽粒上撒下細碎的金斑。她手抖得厲害，哆哆嗦嗦把籽硬按進小滿掌心：「吃啊，小滿，外婆的福氣……都給你。」

「姑娘，嘗嘗。」張爺爺撿起那顆

裂果，粗糙的手掌擦去泥土。籽粒咬破的瞬間，甜汁在舌尖炸開，那點熟悉的、裹在甜裡的微酸讓她舌尖一顫，眼眶倏地熱了。

她蹲下身，撿起幾顆滾進泥土的石榴籽，微涼的濕土貼著指尖。握緊籽粒的手久久沒鬆開，手背上沾了一點濕泥。沉默片刻，她抬起頭看向張爺爺：「張爺爺，我們把籽種在這裡吧？」她指著樹旁的空地，聲音輕輕的，「外婆說過，落下的籽會生根。」

老人喉嚨動了動，用袖口擦了擦眼角，笑聲帶著濕意：「好啊，讓這樹多幾個伴兒。」

兩人用樹枝刨出小坑，把飽滿的籽粒一顆顆埋進去。風鼓起小滿的紅裙，滿樹的石榴花在搖晃，枝葉間沙沙的聲響，瀰漫了整個夏天。

夕陽西沉時，小滿起身拍了拍手上的泥土。衣兜裡的玻璃瓶盛著艾草水，張爺爺說回去給老屋的石榴樹也噴一噴。她把偏方本子放進包裡，那片捲曲的干花夾回頁間，剛采的新鮮花瓣恰巧落在藍布封面，像一滴不期然的紅暈。

「明年夏天……」張爺爺拄著柺杖，目光落在微微凸起的小土堆上。柺杖輕輕點了點地面，篤篤篤的聲音融入暮色。小滿踏上石橋，滿湖的紅影順著水波漫過來。蓮花湖畔的石榴樹燃燒著萬千紅火。樹下的泥土深處，那些飽滿的籽粒在暗處弓起了背。

#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专栏主编：宓月

606期

## 我還需要用雙手去攀爬生活的高點（五章）



黃志雄，1967年3月出生，福建安溪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會員，泉州市作家協會常務理事，已出版散文詩等文集6部，其中散文詩文集《赴宴歸來》入選「讀吧！福建」第三屆福建文學好書榜推薦圖書。

### 左肩被困鎖

一段時間以來，我的左肩成為筋骨的囚籠，被築起了無形的牢籠，疆域受限，不再自如揮灑。

像是命運投下的一道突兀陰影，籠罩了我攀援的路徑。

每一次舉臂的滯澀，每一次後拉的劇痛，都像無形的巨石，轟然滾落，砸碎前行的節奏。

那是一種撕裂崩塌的銳痛，是身體在無聲吶喊，更是靈魂面對陡然斷裂的上升軌跡時，沉重的喘息與驚悸。

除了痛，還是痛。我想著，我這個年齡，應該還屬於奮鬥的年齡。我這雙手，還需要緊握生活嶙峋的崖壁，向上，再向上。

我還想著，人生的路途，何曾坦蕩如砥？荊棘暗藏，風雪驟至，都是尋常。這肩周炎，不過是萬千困厄中，具象化的一枚尖釘，深深楔入我賴以支撐的臂膀。

因為痛，而有了冰冷的說辭：你習以為常的健康，並非理所當然；你奮力向上的姿態，隨時可能被無常打斷。

一切不再那麼觸手可及。

我向來沒有指手畫腳于世界的狂妄，這隻手，卑微而虔誠，存在的意義只在于攀援——攀援那生活壘砌的陡峭高牆，觸摸那維繫生存的冰冷巖點。

我沒有理由驚悸，看醫生是一個方向。

### 光影的研判

在醫院，我接受了各種光影莊嚴的研判。

心電圖的波紋，是生命無聲的低語，在紙上蜿蜒出忐忑的河；

B超的探頭，如冰冷的眼，審視著血肉深處的暗湧；

X光的射線，則如利劍，刺破皮囊，將骨骼沉默的證詞刻錄于膠片之上。

最終，是那幽邃的隧道——核磁共振的巨口，將我納入它轟鳴的腹腔。

我發現，我是那麼的配合，醫生是那麼的和藹，所有儀器的聲響不再是哀鳴的表達。

在這光影與聲浪的煉獄裡，我被動獻祭。

強光之下，無處遁形的真相冰冷呈現：肩峰如斷崖陡立，骨刺如寒冰之稜悄然滋生，滑囊間那微量的積液，是身體深處無法排遣的哀傷凝結的露珠。

這影像，是命運投下的又一塊路障圖，清晰而且殘酷。

我的內心開始釋然——至少，敵人在明處。

發現了敵人，我就可以接受直面熔爐的炙烤。

來吧，讓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一些。儘管，這真實帶著刺骨的寒意。

### 鬆解的儀式

鬆解，對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動詞，裹挾著未知的重量。

我清晰地記得鬆解前一天，有一根根微

針如探路的螢火，循著核磁的星圖，刺入疼痛的淵藪。消炎的藥液，似凍冬後的第一滴春雨，滲入焦渴龜裂的肌理，試圖喚醒一絲微瀾。

當我被推進手術室，那頂藍色的一次性帽子，荒誕而莊重，覆蓋我的惶惑。

手術室的燈光如冰冷的注視。

麻醉劑，也是冰冷的，像一股溪流，沿著我右臂的河道蜿蜒注入，而我卻不容抗拒。我清晰地感受著它在我的血管裡奔湧、擴散，如同冬日融雪注入冰封的湖心，一會兒，我的意識就迅速沉入到無光的深水，無聲無息。後來才知，在我沉入無夢之海時，一場拯救在無聲上演。

全麻，這短暫的死亡模擬，是為了讓我的身體放棄無謂的抵抗，讓緊繃的神經與痙攣的肌肉徹底鬆弛。

鬆解，是在那絕對的沉寂裡，一雙巧手如精密的園丁，小心翼翼地剝離那些因疼痛而板結、粘連如水泥的肌筋，剪斷那些無形的鎖鏈，讓被壓迫的關節得以喘息，讓痙攣的疆土重獲舒展的可能。

沉睡，竟是為了更深夜徹的甦醒，是一場向死而生的、靜默的涅槃。

### 復甦的工場

從麻醉的深海中浮起，眩暈是歸航的餘波。

病房的光線溫柔而陌生。自此，我每日步入療愈的工場。

點滴的澄澈液體，是生命之泉的續流，悄然滋養乾涸的河床；

微波的熱能，如一雙無形的、溫存的大手，熨帖著最深的痛楚，融化著內部的堅冰；

刀針或銀針的精準刺入，是勇者的號角，刺破麻木的厚繭，喚醒沉睡的知覺；

蠟療的暖意層層覆蓋頭頂，如熔化的陽光包裹著凍土，柔韌而持久；

中藥塗擦後，苦澀的芬芳在空氣中瀰漫、沉澱，是大地草木精魂的浸染，是千年智慧對傷痛的溫柔撫慰；

刮痧板在肌膚上行走，刮起淤滯的「沙塵暴」，留下暗紅的雲圖，彷彿驅散體內淤積的陰霾；

閃耀的火光一閃，罐體吸附又拔離，如同在抽取無形的寒毒與濕邪，留下短暫的紫紅印記，是身體與古老療愈力量對話的印鑒。

時光被一個個理療室分割成段落，我勤奮而且準時，如我一路奮進的人生。

腫脹也悄然退潮，雙肩重歸平衡的輪廓。

每一次微小的角度拓展，都似解凍的溪流衝破薄冰，發出清脆的、屬於健康的聲響。

恢復的過程，如攀登險峰，漫長而崎嶇。而我也終於明白，時間不再只是無聲的侵蝕者，時間也是耐心的塑形者，可以將傷痛，緩緩重塑為力量。

### 健康的遠征

醫生教導我一些康復的動作，我都認真牢記。

每一個緩慢的伸展、每一次用力的對抗，都如春蠶吐絲，艱難而充滿希望地，重新編織著健康的經緯。

出院後，我對健康重新丈量。我不會再沉溺于對一事一物的癡迷和執著，除了健康。

健康是一。失去了健康，恢復的路，漫長如攀登一座沒有現成路徑的孤峰。

每一步，我都踏在舊傷的餘燼與新生的嫩芽之上，崎嶇蜿蜒。

我的意志如磐石。我以病痛為錘，以忍耐為砧，將那些尖銳的、令人窒息的磨難，反覆鍛打、淬火。

將脆弱淬煉成堅韌，將無奈沉澱為從容，將傷痕熔鑄為內在的、不可摧折的筋骨。

我堅信，那一定是生命贈予攀登者最獨特的勳章。

當我的手臂終將如鷹隼再次劃破長空，我依然不會用它指點江山。

編者按：為進一步促進中外文化交流，本報副刊自2012年10月下旬起，與中外散文詩學會聯合推出「中國作家作品選粹」專欄，每週一期，題材包括散文詩、散文、小說、詩歌。由學會推薦，每期推出一名作家的作品。來稿信箱：miyue76326@qq.com，http://blog.sina.com.cn/miyue76326 具體組稿工作由《散文詩世界》主編宓月負責。